

# 奇俠艷情

卧龙生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风子疯子 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豪放女   | 31  |
| 第 三 章   | 死亡游戏  | 61  |
| 第 四 章   | 鸳鸯戏水  | 92  |
| 第 五 章   | 赌命    | 121 |
| 第 六 章   | 玉罗刹   | 153 |
| 第 七 章   | 飞来艳福  | 176 |
| 第 八 章   | 妙器    | 199 |
| 第 九 章   | 风流鬼   | 230 |
| 第 十 章   | 欲擒故纵  | 260 |
| 第 十 一 章 | 识途老马  | 284 |
| 第 十 二 章 | 尸变    | 313 |
| 第 十 三 章 | 救命铁环  | 341 |
| 第 十 四 章 | 投怀送抱  | 369 |
| 第 十 五 章 | 强渡玉门关 | 392 |
| 第 十 六 章 | 茅山术士  | 419 |
| 第 十 七 章 | 荷包    | 446 |
| 第 十 八 章 | 窝里反   | 474 |
| 第 十 九 章 | 满园春色  | 502 |
| 第 二 十 章 | 谁是赢家  | 530 |
| 第 廿 一 章 | 永远的赢家 | 558 |



## 第十一章 识途老马

太阳早冲过云阵，高高升起了，红霞也渐渐的去，天色蓝艳艳地，好似一片清的海水。

赖香惠找不到坐骑，唯有徒步出村，走了段路，身旁经过一辆牛车，她打了声招呼，纵身跳上丢搭乘。

等到牛车的声音，“嘎啦嘎啦”的远去，村秀才出来一匹马，上面所骑的，竟然就是捏面人！

为了追查真凶，他绝不轻易放弃。

捏面人心中很清楚，如果要她说出来，可能要花很大的气力，和很长的时间，于是便采用“欲擒故纵”的方法。

假使，把赖香惠交给官府，一者，自己无法插手；二者，万一打草惊蛇，这种恐怖组织，可能就会闻风先遁。

所以捏面人决定，单独来办这件事情。

看样子，赖香惠会把他带到总舵。

跟了一段路之后，捏面人有一点失望，赖香惠现在去的，如果是她们的总舵，捏面人也不容易调查。

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赖香惠致过谢，下了牛车入小巷，走进最后一所大杂院。

大杂院住了七、八户的人家，有教书的、捡破烂的、杀

猪的、跑堂的、及沿街叫卖的小贩。

住在这里的人，少说有十来个，不会都是她的同党吧？

如果其中有几个是，他也不容易辨别出来。

如今，捏面人最头痛的，就是不能进去调查，因为他一进去，马上便会给人发现。

“怎么办呢？咱不能一直等啊！”

捏面人守候良久，见赖香惠没出来，决心大胆入内查香。

兄台，~~哪知要~~拜访哪一位？”

一个道貌岸然，手握书卷，老学究模样的人，抱拳向他问道。

捏面人驻足回答：“咱……咱要找赖香惠姑娘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那人追问道。

捏面人佯称道：“咱是她远房的表亲。”

“哦——那人这才明白，侧身一指说：“赖姑娘就住那间房。”

捏面人道了声“谢谢”，便往他指的方向，疾步走了过去。

那人又拿起上卷，念道：“子曰‘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’，曾子曰……”

捏面人走到房门口，举手正想要敲，只听里面有人问“那件事办得意怎样了？”

赖香惠回答说：“照舵主的意思，完全都办妥当了。”

既然都办妥当，为什么不回去禀告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赖香惠结结巴巴道：“我不想再干去了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语声中充满惊讶？”

赖香惠颤抖答复：“我不想再干了！但是，组织里的秘密，我一定会保守的。”

“你知道背叛组织，会受到什么样惩罚？”

“随便你们好了！”赖香惠蛮不在乎。

另外一个女人道：“那你只有死路一条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赖香惠说了一个字，跟着听到“咕咚”声响，仿佛一样沉重的东西，掉在地上似的，捏面人心中怀疑，是赖香惠倒了下去。

“碰碰碰？”他焦急的拍门。

房里却没有人应声。

“喂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捏面人循声望去，是个身穿灰色裤褂，小鼻子小眼的人。

“咱是来找赖姑娘，这不是她的房间吗？”

那汉子走了过不，应道：“这是她的房没错！你找她有什么事情？”

捏面人来不及回答，学究模样的人，已抢先说：“小二哥，他是赖姑娘的远亲。”

被称做“小二哥”的人，搔搔头怀疑道：“我从来就没听说过，赖姑娘还有什么远亲呢？”

捏面人心急如焚，道：“咱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

出事了!”

学究模样的人忙问：“里面会出什么事呢？”

捏面人猜测道：“如果，咱预料的没错，也许是一件命案。”

“呸呸呸！”小二哥不高兴说：“你要再胡诌，当心我送你上衙门！”

捏面人理直气壮道：“假使你不相信，那咱俩可以进去看。”

小二哥听不顺耳，气忿说：“越讲越不象话！若不送你上衙门，不晓得闹成什么样？”

语毕，要动手动脚的！”

捏面人身子一侧，扣住对方手腕，右脚突然抄起来。

“哎——哟！”

小二哥失去平衡，人跌得四脚朝天。

捏面人还故意的道：“跟你说你偏不信，这下摔倒可别怪咱。”

小二哥痛叫：“不怪你怪谁呀？哎哟，我的屁股……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啊？”

问话的人竟是“丰润县”都头巴儿秃！

小二哥忍痛起身，学小孩子告状道：“巴都头，是他！他在这儿惹事生非。”

“又是你？”巴儿秃见到捏面人，心中有一点反感。

捏面人急着道：“巴都头，快将这扇门打开！”

小二哥抢着说道：“巴都头，别听这小子放狗屁！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巴儿秃大声咆哮，喝止了小二哥，然后问捏面人说：“要打开这扇门不难，可是你有什么充分理由？”

“里面的人可能已经死了。”捏面人振振有词道：“这个理由够充分？”

“他是一个疯子……”

小二哥只骂了一句，见巴儿秃瞪着他，顿时紧闭上了嘴巴。

巴儿秃正色道：“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说哟？”

“咱知道！”捏面人简洁回答。

巴儿秃不由点头，表示心中有谱，当下右手一招，一个衙役走上前。

“碰碰碰！”

衙役拍门高声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县里的衙役，限你马上开门，站到外面来回话。”

房里静悄悄，连一点声音也没。

衙役回头看巴儿秃，意思说：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破门而入！”巴儿秃立刻指示。

衙役的头一点，退后数步，右臂前倾，使出全力撞过去！

“乒！”然一声。

房门终于开了，衙役跑出来报告：“启禀都头，里面有个女人被杀了！”

“啊！”

巴儿秃脸色突变，三步并成两步，赶进去里面查看。



捏面人也跟了进去，一看到现场之时，背脊起了一阵寒意。

好残忍的手段！

原来，赖香惠的下体，插着一柄蛇形剑，她“大字”般躺着，血不断的流出来。

不用验，也知道她没有救了。

×   ×   ×

捏面人被巴儿秃带回县衙里查问。

“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叫“赖香惠”的女人？”

幸好，捏面人早料到有此一问，所以答案已经准备好。

开头他是据实以告，唯有将中间那段省略。

捏面人没有提到自己和赖香惠曾经去过那栋空宅。

反正人都已经死了，赖香惠不说出来，世上又有谁会知道？”

捏面人花了些时间叙述。

巴儿秃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断定，赖香惠在屋里遇害？”

捏面人坦白的回答：“当咱发现她的身份，无时无刻不担心，对方会杀了她灭口；于是暗中保护，一直尾随到这里，无意听见她们交谈。”

“这些事情，你怎么不先通知我？”巴儿秃责怪道：“倘若她们发制人，动手把你杀掉呢？”

捏面人自负的说：“哼！想杀咱也并不容易。”

巴儿秃不悦地瞪着他。

“总而言之，捏面的，我认为你没有完全讲出真话！”

“别浪费时间怀疑咱。”捏面人不耐烦道：“还是多花点功夫追凶手吧！”

巴儿秃也恼羞成怒，说：“这个不用你来教我。告诉你捏面的，你利用小桃红做饵，那是件很残忍的事。万一她遭人杀害，你这一辈子睡得安心吗？”

“那是咱的事情。”捏面人倔强道：“咱既然用了她，自然会周密的保护她的安全。”

巴儿秃说不过他，起身逐客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回去啦！”

捏面人匆匆离开县衙。

“咕噜，咕噜……”

他的肚子饿极了，于是来到小店前面，买了一个馒头，边走边吃回至客栈。

“掌柜的，有没有看到小桃红？”

记帐的老板抬头答道：“不过午时，她那里会出来？”

捏面人迳自回房，躺在床上思东想西。

真是太可惜啦！

好不容易找出的线，又叫敌人狠心砍断。

“呀？”然的一声。

捏面人正伤脑筋之际，小桃红忽然推门入内，他见之忙起身迎了上去。

“赖香惠的坐骑，在那儿落脚，你查出来了没有？”

小桃红没直接回答，走到桌旁坐下，饮尽了一杯水后，

才说：“不查出来，我还敢回来见你！”

“别这样说。”捏面人兴奋的道：“快告诉咱在那里？”

小桃红慢条斯理说：“我跟着那匹棕色马，走了快十里路，行至城东的‘鸳鸯池’附近，看见一个十七、八岁的丫环，叫了声“六儿”，那匹马就奔了过去，随着她走进了‘无忧山庄’。”

“无忧山庄里，都住子一些什么人？”

小桃红不禁摇头，说：“你连这都知道？无忧山庄里面住的，是本地以前‘时花阁’里，最红的名妓‘柳青青’，她赚足了钱后，离开花丛隐居在那。”

“真相快要大白了！”捏面人掏了锭银子，递给小桃红说：“这是咱答应你的酬劳。”

小桃红将银子推回去，肃然起敬道：“你为了本地的安宁，倒贴银两不说，不冒生命危险追凶，所以我已经决定，不收你最后的款项。”

捏面人欣然称赞：“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是风尘中的侠女！”

小桃红举起了双手，忽然圈住他手颈子，风情万种的说：“那我就让你多了解些。”

言讫，自动凑上嘴去，亲吻捏面人。

捏面人受宠若惊，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。

起先，他们俩只用嘴；后来，就互相动起手来。

小桃红替他解除衣物，而这时捏面人的手，在她身上技巧撩拨着。

一对挺起的福寿，看上去是那么柔嫩，捏面人手一按，

她马上感到酥麻麻的。

跟着，呼吸也急促起来！

捏面人连抚带咬，遍及小桃红的全身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等不及了！”

她的欲火立刻高涨，两人刚刚才接触，捏面人就完全被吞没。

一阵忘我的销魂，好象电流通过全身……

x x x

无忧山庄，位置在僻静的郊外；前在偏左的地方，为著名的“鸳鸯池”，池边屹立着座高山。山的影子倒映水中，越显得清清爽爽的。

水面如镜子一般，风起时，微有皱痕，象是少女们的秀眉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

注入池塘的小溪，不声不响地，从山庄门前流过，溪上筑有石桥，桥那边尽是田亩；这边池旁一带，相间栽着桃树和柳树，春来有番美丽景象。

山庄的外观极富丽，周围砌着花砖墙，几近两丈高，里面的亭台楼门，完全倚着山势建造。

这时，太阳已经西下，山上散发出雾气，倦鸟逐渐归林，

构成一幅暮春晚景。

丰润县都头巴儿秃，率领着两名衙役，和捏面人并肩走

来。

捏面人诧异地道：“听说，无忧山庄里面用的，清一色是女仆人，就连劈柴、挑水的，也没有一个是男佣。”

巴儿秃不以为怪主：“人家有钱嘛，喜欢干什么不可以？”

捏面人接口道：“也就是因为钱作怪，柳青青才会干下伤天害理的坏事来。”

巴儿秃不耐面的说：“喂呀！你少吃自己的饭，替别人担心了。捏面的，你找我来要干什么？”

“彻彻底底的，把无忧山庄搜一遍。”

闻言，巴儿秃登时驻足，微愠道：“既没人证，又没有物证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”

捏面人也没有好气，说：“难道，就眼看着她继续的杀人行凶？”

“那当然不！”巴儿秃反驳道：“只要有凭有据，我立刻下令拿人！”

捏面人不由“哈哈”笑说：“人家不会笨得双手捧着证据给你。这样吧！你从前面去盘查，引开她的注意，咱由后头翻墙潜入，搜集犯罪的证据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巴儿秃犹豫不决。

捏面人不解的问：“事成功劳都是你的，这还有什么好迟疑？”

巴儿秃吞吞吐吐答：“我是在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你若是被人发现。”巴儿秃假设道：“正巧我又在场，那

时候该怎么办？”

捏面人打趣说：“箭头射到窟眼里，不会这样巧吧？”

巴儿秃不同意道：“虽说机会不太大，但是不能不防着点。”

捏面人自嘲的回答：“反正咱是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。万一碰到这种倒霉的事，你也不要客气，干脆把咱当窃盗办吧！”

巴儿秃又问：“这可是你说的哟？”

“咱讲出来的话，一定算数。”捏面人为了缉凶，竟然不计较后里。

巴儿秃答应了一句“好吧”，就带着身后衙役，光明正大进了无忧山庄。

立于原地的捏面人，身子倏然一转，生怕耽误了良机，便往右边花砖墙奔去！

左右没有人来往，他轻而易举上墙头，无论时间再紧迫，也要按照惯例，施展那招“投石问路”。

“笃！”一声轻响。

面坨打在地面上，又听“喀嚓，喀嚓”连声，只见离墙三尺内，土地突然翻转，下面一丈的地方，布满一枝枝的枪尖。

“哇操，要不是咱机灵，这不可能上西天了！”

捏面人双脚一蹬，在空中打了个转，飘然落在五尺外。

四周种着各式各样花草，还有人工建造的假山，以及古意盎然的池塘，锦鲤在水中游来又游去。

捏面人象只老鼠似，在花园中穿梭，每一间房他都窥视。

可惜啊！什么东西也没有瞧见。

他立刻离开此地，往山庄后面去搜索。

山庄后面乌漆马黑，只有一间屋子有灯光。

捏面人迅速窜去，用手指沾口水，挖破了纸窗，看到一幅诱人奇景！

原来，那是间浴室。一个十八、九岁的丫环，正站在浴盆中洗澡。

一个年轻苗条的少女，容貌虽然不出众，但是身材的优点，足以弥补好平凡的容貌。

捏面人窥视了半天，才强逼自己离开窗口。

男人都是喜欢看这个，尽管有重要的任务在身。

离开了那扇窗户，他又绕过一排房舍，里面没有半个人，但是可以看出，这是个佣仆休息之处。

“玄啦！”

整个后面山庄，只有一个少女在洗澡。

看刚才的铺位，应该还有八、九个人才对，她们都上哪里去了？

捏面人想经过浴室，到另外一边去查探。

“呀！”然声声。

距离浴室还有六、七步，蓦听开门声，他来不及去思考，急忙掉头，钻进了房舍中暂避。

“妈拉巴子，躲在那里好呢？”

捏面人急死了，最后决定，爬到通铺底下，那里最安全不过！

“嗑嗑……”木屐声由远而近。

一定是那个洗澡的丫环。

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，原以为那丫头，还有再洗一段时间，才能穿衣出来，没想到动作这么快！

而且，木屐声正朝此而来。

捏面人藏匿床下，紧闭住气注视前方。

房中的灯光亮起来了！

床铺离地大概有三尺高，他可以清楚看到外面情形。

只见刚才那丫环，没穿衣服就走进来，难怪动作这样快！

对方！

山庄里既然住在都是女人，她又何必要穿上衣服才出来？

丫环走进了屋中，才慢吞吞动手穿衣。

她走过来坐在床沿，捏面人看见两条玉腿，一条碎花褙裤垂下，一只脚穿进了褙裤里。

捏面人不禁去遐想，如果她是在对面穿的话，那景象一定会更加好看的！”

可惜他不是来偷把，而是来搜证的，胡思乱想个什么劲？一在可惨了！

他还没搜到罪证，就被你给困在床底下。

假如，这个丫环不出去，自己硬闯的话，双方一定会打



起来，到时巴儿秃想不抓，可能也无法交代。

她已经穿好了衣服，走到门口去，竟然把门闩了起来，看来是不打算出去了。

否则，为什么要把门闩上？

太令人想不通了，她敢光着身子，大摇大摆在外在走，睡觉难道还怕人看？

更何况别人尚未进来？

“莫非她有秘密？”捏面人心中想着。

这时，丫环走过去开衣柜。

“嘎——”

捏面人见她手伸进去，乍感身下石板陡陷，想要挽救自己嫌迟！

在空宅中一样，他跌进了一个陷井。

不过，这个却不是黑暗的坑洞，下面还有光，捏面人也跌得不深，因为他是沿着石阶，一级一级的滚到底。

这下他跌得头昏眼花，全身骨节象要散掉似的。

此刻，捏面人才发觉自己，滚进了一间大地窖中。

原来那条石阶，是通往地窖的秘道，现在他才明白，那丫环闩门的用意。

其实，衣柜里设有开关。

另外的那些女仆，一定都在这间地窖里！

“关门！”一个银铃般声音道：“我们等你好久了。”

又“嘎”的一声，石板重新合起来。

“咻！”